

1608

第七辑

安阳县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安阳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主 编：周万民  
副 主 编：刘爱荣

EC76/34

安阳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政协安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内部发行 )  
浚县印刷厂印刷

## 目 录

李保华起事记	桑 沧	(1)
孙有富其人其事	南 山	(8)
难忘的岁月	孙有丰	(18)
“刘青天”慎勘杀人案	杨天吉	(35)
牛子明和其领导的安阳起义	孟广文	(43)
“革命之家”——东路村联络站	张振海	(50)
切不可忘记“九·一四血案”	史存玺	(57)
走进“鬼门关”又出“枉死城”	岳德清	(66)
被俘之后	齐香保口述、马启蛟整理	(82)
回忆父亲张凤山及其家庭琐事	张振海	(85)
张从虞与南召事件	张辰水	(95)
水冶区署内幕记实	刘鸿德	(102)
大发战争横财的李鸿儒	刘鸿德笔记、王德劭整理	(105)
关于王自全在崔桥开渠浇地的回忆	陈金玉	(111)
罪大恶极的土匪汉奸郭清	王革勋	(114)
千家万户买彩票 满城话梦盛一时	张广济	(118)
渔洋古镇的社火	高清瑞	(122)
谈谈安阳的济良所	陶希明	(125)
天空飞石与“神水”	杨诗经	(127)
关于水冶天上落石块调查实录	王德劭	(130)
盛开一时的崇义窗花	春 熙	(132)
三十年代农村迷信活动	董汉杰	(134)

邺县师训班及邺县解放初期的教育状况	刘名扬	(140)
水冶影剧院兴建记实	王生	(150)
振兴安阳棉业的吴味经	吕何生	(159)
水龙王——郭仁福	王存福	(163)
恩进士——高超然	高清瑞	(169)
黄宇宙《杀倭除奸记》补笔	张文卿	(170)
解放区组织民兵打豺狼	王怀筠	(172)
解放前农村土地买卖制度	陶陶	(175)
一所小洋房的变迁	许义生	(179)
国民党安阳驻军番号	许义生	(181)
张老同的东三区黑社及其和王自全的关系	张笑平	(183)
安阳县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回顾	赵德华	(190)

# 李保华起事记

桑沧

原安阳县物资局长李保华，1941年7月参加革命。“作战勇敢，枪法娴熟，浑身是胆，经常一个人深入敌占区去执行艰巨任务，被人们称为孤胆英雄。”（见中共安阳县史送审稿153页）为革命事业做出很大贡献。1983年12月他患病期间，我和侯金榕同志（原安阳市水利局局长）一起前往灯塔医院看望他。拍摄了几张照片之后，他在病榻上和我们谈了参加革命前后那段情况。本想以后再请他谈谈他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不久他病情转重，竟于1984年春溘然长逝，令人惋惜不已。十多年来，总想把这段事迹整理出来，因诸事繁杂未能如愿。最近，又有机会与李保华的妹妹李春连晤面，请她作了补充，并参照有关资料铺叙成篇，以了夙愿，并请熟悉情况的同志补充指正。

## 一、在苦难中挣扎成长

李保华，乳名小片，安阳县北岭李家坡人（现属安丰乡）。家境贫寒，世代务农。1933年，他父亲李新年过世，叔父和他们分了家。他全家八口人，姊妹六人。七八亩岗坡地，日子更加难过。哥哥李保有求亲告友借了五块现洋做本钱，带着年仅十四岁的李保华到观台去贩油。每天一大早起身，赶五十里路，吃早饭的时候，到达油房，买出油后挑到周围几十里的农村去叫卖。两个孩子如何做得好生意？没过多久，连本带利统统赔光。全家人忍饥挨饿，吃糠咽菜，拼命干了几年，才把欠债还完。艰难生

活的磨炼使李保华掌握了全套农活把式，犁耙耕种，碾场赶车，样样精通。同时，他利用看秋和打猎机会练就了一手百发百中的枪法，一群麻雀飞起，他连发七枪，七只麻雀应声落地。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歧视和屈辱，使秉性本来就暴躁倔强的李保华具有了天大胆量和反抗精神。

日本人过来之后，老百姓的日子更不好过。天灾人祸压得贫苦人家喘不过气来。这时，到处成立局子，司令、队长多如牛毛。所谓局子，又称保险局子，是一种割据地方的武装团伙，依其主宰人的身份又可分为地主武装、土匪武装和会门武装，或者兼而有之。它是乘“七七事变”之后民国政府撤退、日本势力无暇顾及、广大农村一时成为政治空白、土匪蜂起、民不聊生、纷纷寻求靠山的时机应运而生的。这些局子打出保土安民旗号，向辖区百姓派粮派款，征政税赋，承诺保护百姓不受外区土匪骚扰抢劫，因此以保险局子标榜。这种局子具有政权性质，擅生杀予夺之权，对缙绅富户有一定保护作用，对广大平民百姓却纯害无益。

李家坡有个李世才，穷人出身，给财主当了多年觅汉，事变前走上歧途，沦为土匪。事变后他把本村民枪政拢起来，打出保险局子的旗号，自称队长。不久，通过关系跟丰乐镇和观台镇的日本人接上了头，划归伪十区保安大队辖制，俨然成为名正言顺的土皇帝。到1940年下半年，李世才已拥有一百多人枪，又在谷家嘴和清流村成了两个局子，统治着伪十区和八区搭界的八、九个村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还像古代奴隶主一样对新婚少女行使“初夜权”，使这一带的群众人人切齿痛恨，敢怒而不敢言。

这时，李保华已二十一岁，出脱成为一个高大魁伟的男子汉，但家里的日子仍旧十分艰难。大约在1940年夏天，生活实在无法维持，母亲决定把土地卖掉一块。但财主执意要挑最好的

地块买，还一再压低价钱。李保华非常气愤，跟母亲和弟弟说：“这地，咱不卖了。您在家勒紧腰带过，我出去吃粮当兵。”于是不顾母亲再三劝阻，到营坊村袁金声（绰号袁壳子、袁老二）的局子里当了兵。李保华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和叔父合伙买了一头小毛驴，赶脚贩煤。到西边三家村、戏楼后等煤窑买上煤，去东边豆公、两布袋营等村沿街叫卖。毛驴驮二百来斤，他再背上七八十斤，两天往返一趟，除路上啃的窝头外，可挣一升高粱，掺上野菜，免强糊口。

## 二、走投无路除暴安良

李家坡地处北岭中段，土地瘠薄，水源奇缺，十年九旱。加上苛捐杂税多，区公署、局子三天两头派粮派款，这一宗没交上，那一宗又下来了，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这天傍晚，李保华上窑买煤回来，保长在村头上截住他，要给他下一张八块钢洋的派款条子，叫他赶快交纳。李保华说：“我成天累死累活都顾不住嘴，拿什么交钱？”保长说：“你嘴顾住顾不住我不管，反正钱得交，这是局子里李队长派下来的，这条于你敢不接？”李保华一听火冒三丈，顶上去说：“我就是不接。你拿队长压人，队长是你爹，是你爷？愿给谁说就说去。”说罢，赶着毛驴进村了。

李保华到家刚把驮子卸下来，端起一碗稀菜汤吃，就听到门外边狗咬：保长带着几十个局兵包围了他家。李世才站在门处高地上朝这边看动静。李保华赶紧掂起土枪一眼崩（村里青苗社派他看庄稼，发给他使用的）和国军撤退时在路上拣的几腰手榴弹，隐蔽在门后边，准备抵抗。母亲、嫂嫂和妹妹一看这阵式吓得齐哭乱叫。母亲说：“小片，你甭找事了，赶快出去给人家赔不是吧。”李保华说：“娘你甭管我，您都到屋里躲起来。反正这时光没法过，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门外边的局子兵知道李保华手里有家伙，又得知他准头好，脾气暴，啥都敢做出来，所以尽管人多，谁也不敢往里冲。只在门外高喊：“李保华，反

了你了，有种的出来！”李保华在里边回应：“谁有种谁进来！”就这样僵持了约一顿饭的功夫，对门邻居李三仲出来解劝。对保长和局子兵说：“他还年轻，不懂事，都是街里街坊的，甭给他一样，有事还是找他叔父说说吧。”这伙人正想找个台阶下，听李三仲一说，收起枪撤走了。李保华从家里出来，站在街边一个高台上，对着局子的方向骂了起来：“老子早受够了，要骑在老子头上拉屎，瞎了狗眼。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李三仲把他拉下来，对他说：“这孩子真冒失。人家有长枪，从远处给你一下你就够了。光棍不吃眼前亏，甭要犟头眼子，赶紧拿腿吧。”这话提醒了李保华，他告别了家人趁黑跑到铜冶桥躲了起来。这正是1940年农历8月15前几天的事。不久，同村的李保方被讹诈，无法生活，跑了出来。李保华的四叔也被追逃到铜冶桥。

这时，安阳县近山区一带已有八路军活动，李保华听了八路军宣传的抗日救国道理，心里开始亮堂起来。

1941年春天，李世才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李世才有七个老婆，最宠爱的小老婆同他住在一幢楼房里。二楼是卧室，底层是李世才办事场所。一天，李世才的料面（海洛因）吸完了，让其贴身护兵（他的表弟）到楼上小老婆那里取。护兵和李世才的小老婆同村，都是高穴人。他在楼上呆的时间稍长一会，李世才就怀疑他和自己的爱妾有私情，不容分说，令人拉出去用铡刀铡了。这一来使李世才身边的人个个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李保华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李世才恶贯满盈，是除掉他的时候了，于是找到哥哥李保有商量：“李世才生来心量狭小，容不得人。咱村全保他爹能说会道，李世才认为比自己强，就给了人家几个烧饼，假意让他去赵家窑替自己办事，刚走出几步就掏枪把人家打死。这回我公开抗了他的款，让他丢了脸面，他会饶了我？迟早得让他害死，不如早下手除了他。”李保有说：“李世才是一大祸害，不除掉他咱家没法过，全村穷人都没法过。”于是

兄弟俩合计了铲除李世才的办法，由李保有通过关系找到了李世才的护兵队长贾××（麻水村人），陈说利害。贾正担心自己的命运，寻求解脱之计，一拍即合，答应做内应。

1941年4月的一天晚上，李保华、李保有带着袁老二局子里的五六个朋友和李保方等共十余人枪，摸黑回到了李家坡，李世才的护兵队长贾××按约定时间和暗号开了门，把他们领到偏院牲口棚里藏起来。等到起更时分，李保华等人向李世才住的楼房移动，被保长发现，惊慌地喊了起来：“李队长，不好了，李保华弟兄打来了。”李世才在室内听到喊声，气势汹汹地说：“嚷嚷什么，谁敢来打我？”他身旁一位护兵随口说：“我敢打你。”话落枪响，将李世才打死在炕上。李保华等人也立即开火，收拾了李世才的亲信和保长。这时有人上到楼上高喊：“刚才枪响，是小片回来了，打死了李世才，现在没事了。大家不要害怕。”已经沉睡的村庄，顿时发出一片欢呼声。

李世才家的财产很多，计有牲口十余头、羊五六百只、土地两三顷（分布在李家坡、东灰营、孙家岗、五龙沟等村），李保华派人把牲口和羊赶到东灰营送给了袁老二和王天榜，感谢他们支持除了李世才。所有土地物归原主，限三天持文契前来认领。贫苦农民对李保华弟兄的这一义举充满感激之情。

### 三、击毙刘月明 投奔八路军

李世才死后，李家坡各阶层人物都拥戴李保华当局长。李保华想，自己不干，村里没了局子，土匪会来抢劫，别的局子也会来伸手，为老百姓带来灾难，于是和哥哥商量决定自己干，应承当了局子队长。原来局子里的人愿意走的就走，愿意留的就留，但不准做坏事。并且宣布暂不派粮派款，先吃李世才家存的谷子，维持地方治安。

李保华代替李世才后，伪彰德县第十区保安大队长刘月明几次派人通知，要他投靠日本人。遭到拒绝后，刘月明决定派洪河

屯的料面贩子张广开来李家坡当队长，代替李保华。刘月明本系土匪出身，是城东辛村、太保一带著匪杜景的护兵。杜景被县政府枪决后，他跑到城西皇甫屯跟十区保安大队长王威清（又名王保阳，其兄王茂恩为国军刘振华部参谋长）当了护兵。七七事变后他一度标榜抗日，参加了何幼琦组织的安阳青年抗日义勇军，任第六中队队长，但不久即扔掉抗日旗帜，在上柏树成立保险局子。后投靠日寇，当上了伪十区保安大队队长。李家坡为伪十区地面。李世才死后他仍想把李家坡的局子抓到手里。遭到李保华拒绝后，刘月明于1941年7月清流村庙会那天，带着自己保安队的全部人马和周围地方局子的队伍，在丰乐镇日军和飞机场日军的配合下，共千余人包围了李家坡，要收缴李家坡局子的枪，武装护送张广开到李家坡局子上任。

当时李保华只有三十来人枪，面对平地涌来的、多于自己几十倍的日伪军，他毫无畏惧，说了声“打”！就在村东高岗上同敌人干了起来。敌人人多势众，武器好，有机枪、小钢炮。顶了一阵，顶不住，就退了下来，想往西撤。李保华等已跑到村西边，想到自己跑了，乡亲们咋办？于是又同哥哥、姐夫和李进身等四人折返回来，跑步占据了李世才家的楼房，从制高点上与敌人对峙起来。他们当时想，有一口气就要跟敌人拼到底，不能便宜了日伪军，最后留一颗子弹给自己。他们专拣日本人打，拣当官的打，打机枪手、炮手。村边槐树下敌人支着两挺机枪、一门小炮，朝楼上开火，楼墙都快被打透了。李保华和李保有瞄准两个机枪手，喊声“一、二”同时扣动扳机，两个机枪手立时丧命。一会儿，又打死了一名炮手。从此，敌人只在远处放枪，再没人敢往上冲了。

李保华他们在楼上打得很艰苦，喉咙干渴得冒烟，喝不上水，就捧着自己的尿喝。在战斗中又有三人被弹回的手榴弹炸伤，只剩下三个人，仍坚持战斗。一直对峙到午后二时左右，刘

月明沉不住气了。他爬到一座房脊后边高喊：“李保华，交枪吧！我带来一千多兵马，你能顶得住？赶快交枪吧，交枪我保住你的性命！”李保华断定喊话的人是刘月明，却高声发问：“你是谁？能保住我的命。”那边回答：“我是大队长刘月明。”李保华又高喊：“你是月明哥。早知是你，我们就不打了。真是你来了？”刘月明闻声从房脊后边露出脑袋。刘月明所在瓦房地势高，目标清楚，他刚一露头，李保华随手一枪，打个正准，结果了他的性命。一看刘月明被打死，伪军军心涣散，就想撤退。日本人非常气恼，不许撤退，又在村东北角架起钢炮，向楼上轰击。这时，李保华对准一名正在指挥作战的日本太君，将其击毙，敌人才夹起尾巴狼狈撤走了。

李保华等人从楼上下来，商量下一步如何办。大家一致认为，日伪军残暴成性，这次吃了亏，肯定会来报复。光凭李家坡局子的三十来条枪是敌不住日本人的，还可能给乡亲们带来灾难，最好的出路是奔八路军，参加抗日队伍。于是连夜去东灰营找张贵山。张贵山同双塔村候金熔、官司村周进之都是华北军政干部讲习所的学员，毕业后在北岭一带搞抗日武装与八路军有联系。经过张贵山的介绍，李保华带领李家坡局子的三十多人枪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安阳县抗日游击总队。当他们一行人到达安阳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时候，受到县长刘少白、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王百评、县独立营营长彭玉明等首长的慰问和欢迎，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日本人得到李保华投奔八路军的消息，悬赏四万元，派特务潜入根据地暗杀他。特务被民兵抓住，交公安局长张毅审讯，道出了真情，张毅打电话让李保华小心提防。李保华非但没有被吓住，反而在东西艾口等村与日本派驻观台的宪兵展开斗争。派人潜入磁县城里将躲 在那里的宪兵头目安德击毙。

## 孙有富其人其事

南 山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提起孙有富，安阳人可以说妇孺皆知。他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在洹河两岸广为流传。在征集地方史料过程中，我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不少关于孙有富的情况，现整理出来以存口碑，切望了解情况的同志补充指正。

孙有富，乳名长儿，河南省安阳县五区南流寺人（现属安阳市郊区）。民国六年（1917）出生。家境贫寒，地无一块，仅有两三间草房赖以栖身。全家人生活靠其父孙铁梁耕种村里社地艰难度日。孙有富很小就去本村富户人家当杂工，稍长即到梁邵村财主家扛长活。本村有一李姓人家，财货殷实，且与土匪李金章、许金生有来往，在村中充当“眼线”，由于他提供线索，其本家一户财主被土匪绑票，闹的家破人亡。他仗着这种势力，在村上横行霸道，欺侮穷人。大约“七七事变”前二年麦收时，他要夺取孙铁梁种的社地，孙铁梁据理力争，李家人竟野蛮地用铁锨将孙劈死。从此孙有富一家更陷入苦难的深渊。孙有富报仇心切，一时冲动，偷了主家的枪支，事发后被严刑拷打，几乎丧命，并要送县衙门治罪。另一长工梁百成（梁邵村人）于心不忍，斗胆将其放跑，才得以保住性命，逃往牛家庄他姑夫郭老二家躲避（另一说法是孙有富同几个长工合伙偷粮被捉）。

苦难的生活磨炼了孙有富刚烈勇猛、为人仗义的性格。这次挫折非但没有使他消沉，反而坚定了他向恶势力抗争的决心。

不久，日本侵略军打到安阳，在洹河北岸受阻，从西部迂回

占领梁村，对村中百姓大肆屠杀，仅绑在树上用刺刀扎死的就达三十多人。驻防流寺村的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一个营勇猛反击日军，在梁村南地与敌展开激战，眼看就可收复梁村，忽有日军坦克从柴库方向驶来参战，我军以血肉之躯拼死抗击，全营官兵壮烈殉国。流寺离梁村仅二、三里之遥，硝烟未散，孙有富就赶到血战现场，面对爱国官兵牺牲的惨状和摆在眼前的亡国奴命运，他热血沸腾，怒火满腔，随手拣起阵亡将士的武器弹药，决心要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

这时，抗日救国已成为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共同目标，社会各阶层人士纷纷谋求抗日对策。战前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何幼琦、索慧生和教育界著名人士高其寿组织安阳青年抗日义勇军，很快发展到 10 个中队近千人，在城西南北岭之间方圆数十里区域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动员群众杀敌报国。南岭一带著面许金生（字德魁，周家庄人）也发表声明要抗日救国。他和后来当了河南第三行署保安副司令的刘乐仙（西曲沟人）合作，在天喜镇组织义勇军。从国军某部返乡的军官李务本（郾邓人）出任参谋长。他们传檄各处自卫武装到天喜镇集训，许多村庄起而响应。南流寺派出数十人枪由孙秀璧带领前往参加，被编为第一中队。西梁村村长范学廉联络本村和柴库、邵村四五十人枪参加，被列为第六中队，驻防东龙山，积极训练，准备迎敌。

在抗日热潮影响下，孙有富也联络了附近村庄几名志同道合的穷苦兄弟，拿出拣来的枪支，拉起一支小小的队伍，自称义勇军，打出抗日旗号，立即向日本鬼子展开了斗争。1937 年 11 月一个寒冷的冬夜，孙有富在西关抗日群众帮助下，偷袭小西门外日本株式会社（洋行），缴获了呢子、洋布等一批物资和部分伪钞，解决了眼前的给养问题。不久，他们化装成日军，于夜间潜入火车站，夺取日本哨兵长短枪数支。西关有一贫苦青年，外号李大胆，盗出日军歪把机枪一挺。孙有富听说后亲自找到他，出

钱买下机枪，武装了自己。

孙长儿砸洋行、搞枪支的事很快风传开来，一些爱国青年前来投奔他，本村孙氏家族一些叔侄也来跟他一起干，队伍发展到一、二十人。最先同他一起起事的范祖成（梁村人）、范广顺（梁村人）、陈磨的（大名培礼，四盘磨人）和李怀信（城东人）成为骨干，也就是后来的四大金刚。就这样，名盛一时的孙家班具备了雏形，孙有富成了执杆的“杆头”。

1938年初，日寇向西进攻，占领水冶。孙有富为了避开鬼子的锋芒，率队转移到鄆邓、永定，最后在龙泉落脚，隐蔽了一个来月。这时孙有富的族兄、刚从北京交大毕业的孙筱尚（字希文，“民光”队员）专程到龙泉会见了孙有富，向他讲全国抗战形势，赞扬了他的抗日行动，并教队员们唱他自编的抗日救亡歌曲，鼓舞他们的斗志。当时在孙家班的孙有丰（现年73岁）至今还记得这首歌词的前半部分：“民国廿六年，鬼子兵攻河南，老百姓被屠杀，妇女被强奸，衣物食粮俱行抢劫，房屋柴草放火烧燃！……”后来探知万金渠灌区无鬼子驻军，于是又回到流寺、盖村一带活动，继续跟鬼子斗争。一次他们装成赶集的农民，推着独轮车，守望在西关铁路交叉口，伺机抓获一名单独出来活动的日本翻译（高丽棒子），押送南岭国民党县政府。不久，他们听到一个消息：侵占六河沟的日军在北岭西保障村建立了维持会，宣扬鬼子的共存共荣和王道乐土，奴化百姓，充当日军的侵略工具。于是他们制作了行动计划，选出十余名队员化装成一个日军小分队，由范祖成扮作“太君”，由梁村苍店掌柜、会讲日语的范厚余扮作翻译，在孙有富带领下大模大样地开进西保障村。当维持会的头头们前来低头哈腰恭迎“皇军”时，孙有富一声令下把他们全部抓获。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解散维持会，勒令该村地主士绅不准再作日本鬼子的帮凶。临走时抓了几个维持会头头，让他们用枪来赎人。就这样一举砸毁了日寇在北

岭扶植起来的第一个伪组织，煞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孙家班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逐渐发展到100多人枪。

这时，乡村地方势力乘国民党撤退、日军一时无暇顾及之机蜂涌而起。会门、土匪、地主武装纷纷成立局所，自封司令，割地为王，并用烧杀抢掠的残暴手段抢占地盘，扩大势力范围，搅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孙有富也乘势在西盖村建立保险局子，让万金渠灌区各村参加保险，自己的队伍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灌区各村的上层人士正要找靠山，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又知道孙有富泼皮胆大，敢做敢当，说话算数，就拥戴他做了这一带的“草头王”。孙家班保险局子的势力范围为五区的东北部，包括北曲沟、四盘磨、董车村、史车村、安车村、郭车村、东梁村、西梁村、南流寺、北流寺、史流寺、西盖村、盖村铺、徐家口、大坡、小坡、王邵村、杜邵村、焦邵村、梁邵村、大坟、东柴库、西柴库、范家庄、北辛庄、梅元庄和郝家店等数十个村庄。这一带是全县最富庶的区域，又是安水、安林公路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重要。孙家班以这里为根基，可谓得天独厚，要人要粮、要钱要枪，使自己队伍的兵员和枪械给养有了可靠保障。这期间，随着队伍的扩大，一些地痞、兵痞、土匪、流氓涌入了孙家班，扰民、抢劫、架票事件时有发生。据传，在北岭皇甫屯一带，小儿闻听孙长儿之名而不敢夜啼。可见他们对自己保险区之外百姓的侵扰是相当严重的。这损坏了孙家班的形象，也使孙有富终生扣上了土匪的头衔。

孙有富在万金渠灌区立足未稳，1938年3月末国民党第一战区游击第三支队司令李福和叔侄在林县叛变投降，被日军改编为皇协第一路军，驻防曲沟、水冶一线。其第三师师部就在西曲沟，部队散布附近各村，对孙有富的保险区形成很大压力。孙有富一面警告其保险区内各村上层人士不得与伪军通款，不得成立维持会；一面派其叔父——当时已担任皇协军三营营长的孙秀

璧，知会三师师长黄宇宙，凡事多照应点，免得产生误会。黄宇宙本是一位爱国军人，曾在东北搞过义勇军，他的投敌事出无奈，并很快与八路军 129 师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接受了特殊使命。所以他当然不会为虎作伥，危害地方。他当时只能表示：兄弟也是中国人，很愿意跟孙营长和令侄交朋友，大家彼此多照应。因此只到当年 8 月 7 日黄宇宙在西曲沟村头发动“八七起义”枪杀大汉奸李福和之前，他们没有对地方做过任何骚扰。

孙有富的势力形成一定气候之后，各方面都想把他拉过去。驻在岭头的国民党安阳县政府，曾想给予孙家班第五区自卫团的名义。潜伏在城东沦陷区的国民党特务朱建邦（谢梅村）也前来游说孙有富，劝他搞所谓“曲线救国”。爱国进步力量更是积极团结教育他。他的族叔、安阳教育界著名爱国人士孙尚志（时任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及其长子孙筱尚经常给他讲抗日救国道理，鼓励他坚持抗日，绝不当汉奸，坚决给朱建邦之流划清界线。孙有富表示，他听叔叔的话，坚决跟日本鬼子干到底，绝不给孙家祖宗丢人。1938 年夏，政工团成立之后，政工团主任孙筱尚派宣传队到孙家班作形势报告，演抗日活报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孙筱尚还带孙有富一起到林县四支队走访，受到纪德贵和何高民同志的接见，畅谈了抗日形势和抗日救国战争发展前景，使孙有富受到深刻教育，提高了民族觉悟，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带领部队配合政工团的武装到前沿区割电线、砍电杆、炸火车、撒传单，搞得日寇不得安宁。

日寇对孙有富的抗日活动大为恼火，他们指使夏寨村会门首领高安国纠合会众千余人在一天夜里包围了南流寺，声言要活捉孙有富。孙有富迅速指挥部队控制了街口和制高点。他自己上到后街孙有方家房上用机枪向冲进街口的敌人扫射，压住了从北面进攻的敌人。然后又到前街大满子家后墙头上架起机枪，打退了从南面进攻的敌人。坚守到拂晓以后，孙有富将自己的兵力分成